

# 黄梅戏传统剧目汇编

黄旭初主编 桂遇秋搜集校勘

安庆市黄梅戏剧院

《黄梅戏传统剧目汇编》编辑室

# 黄梅戏传统剧目汇编

(第一集)

黄旭初主编 桂遇秋搜集校勘

安庆市黄梅戏剧院

《黄梅戏传统剧目汇编》编辑室

一九九〇·安庆

**黄梅戏传统剧目汇编**

**(第一集)**

**黄旭初主编 桂遇秋搜集校勘**

**安庆市黄梅戏剧院**

**《黄梅戏传统剧目汇编》编辑室编印**

**安庆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375印张 270千字**

**1990年6月印刷 印数1—800册**

**安徽省内部书号：A90·017（内部发行）**

## 前 言

遵照中央“发掘遗产，继承遗产”的指示，在安徽省文化厅、安徽省新闻出版局图书处和安庆市文化局的支持下，我们将搜集到的黄梅戏传统剧目汇编成册。这项工作意义深远重大，它是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和“古为今用”的具体措施，对提供戏曲研究资料，丰富上演剧目，满足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的需求，也具有积极的作用。

黄梅戏的传统剧目，素有“三十六大本，七十二小出”之说。但从目前可见的剧目资料看，已远远超过此数。此次汇编的大小剧目共二百多个，其中的二十多个本子鲜为人知，很多老艺人也是只闻其名，未睹演出，当属首次印刷，因此也可以说是孤本。这二百多个剧目，我们将其分为十集，如果条件许可，将以每年两集的速度陆续印出，内部发行，不再重印。

为了保持剧本的旧有面貌，编印时只对错误的字句进行校勘。有的本子留有难解的方言土语，在篇幅许可的情况下，附以必要的注释。

此次汇编的剧目，其产生年代已不可考，因有一代又一

代艺人口口相传，才得以保存下来。囿于历史条件，其中必然会糅进封建意识，致使精华与糟粕并陈，对此，我们当然不能苛求于前辈艺人。因此，本汇编中的剧目，凡未经整理或改编者，一律不可原封不动地搬演于舞台。我们相信，在党中央“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号召指引下，这些传统剧目经过整理或改编，一定能对建设社会主义两个文明作出新的贡献。

编辑黄梅戏传统剧目，是一项繁重而又细致的工作，由于人力及能力有限，错漏之处在所难免，尚祈省内外同仁不吝赐教。

本汇编中的剧目由黄梅县文化局组织提供稿件，特在此说明，并致谢忱。

——编 者

# 目 录

## 前 言

## 目 录

- |      |                |
|------|----------------|
| 罗帕记  | 余海先 项雅颂述录 (1)  |
| 三鼎甲  | 余海先 项雅颂述录 (23) |
| 红灯记  | 张木火述录 (53)     |
| 鸟金记  | 余海先述录 (73)     |
| 牙痕记  | 张敦友述录 (117)    |
| 鱼网会母 | 余海先述录 (143)    |
| 锁阳城  | 张敦友述录 (173)    |
| 血掌记  | 项雅颂述录 (215)    |
| 破镜圆  | 余海先述录 (261)    |

# 罗 帕 记

余海先 项雅颂 述录

## 剧 情 简 介

本剧分上、下两本，上本名《罗帕记》。明代清平府新罗县举人王科举，娶妻陈赛金。一天，陈氏率丫环四人游花园遇雨，不慎失落了罗帕宝物。在王宅浇花养马的奴仆姜雄在花园拾得了罗帕宝。陈赛金向他寻觅，他拒不认拾。春闱之时，王科举带姜雄上京赶考。陈赛金备酒为丈夫饯行，席间陈氏叮嘱姜雄：一路上小心服侍老爷，不要因拾了罗帕宝而胡言乱语。王科举赴考途中，住在陶花容的客店，姜雄调戏花容，以罗帕宝为证抬高自己，诬王科举之妻陈赛金与他有私，从而强奸了陶花容，天明带罗帕宝远逃。陶花容调戏王科举不成，便以陈赛金赠罗帕宝与姜雄之事奚落王科举，王听此言，即不赴考场，回家责妻。从索取罗帕入手，继而打妻，休妻。陈氏据理申辩，亦无济于事。王科举命家院将休书送给陈赛金之父陈尚书。赛金含冤回到娘家，遭父责骂，命她自杀。陈赛金向母亲哭诉原委，引起了母亲的同情，给她银两，叫她外逃。陈赛金走投无路来到一个古井边，欲跳井自溺，被太白金星搭救，后寄宿荒郊古庙，一胎生下两男一女。适傅员外无子，便将陈赛金收留家中，兄妹相称，儿子取名文光，文中，女儿取名凤英，陈氏从此在傅家抚养儿女。

## 人 物

王科举（小生）	陈赛金（花旦）
丫环甲（小旦）	丫环乙（小旦）
丫环丙（小旦）	丫环丁（小旦）
姜 雄（小丑）	陶花容（彩旦）
家 院（杂）	陈尚书（正生）
陈夫人（正旦）	门 子（杂）
傅员外（老生）	傅安人（老旦）
家 院（杂）	太白金星（老生）

## 第一场

〔王科举上。〕

王科举（引）门外青山绿水，黄花百草风吹。

（赋）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朝烟。

花落家童未扫，鸟啼山客犹眠。

（白）本人王科举，家住清平府新罗县人氏，娶妻陈氏赛金，虽然得中八名文员，应该到圣堂攻读，就此走走。

（唱）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提足只将圣堂奔，一心心到圣堂攻读书文。

〔王科举下。〕

## 第二场

〔陈赛金上。〕

陈赛金（唱）身落在宦官家谁不奉敬，老爹爹陈尚书我叫赛金。  
这几天坐香闺心中烦闷，带丫环到花园游玩散心。  
转面来我就把丫环叫应，叫一声众丫环我有话明。

〔四丫环上。〕

丫环甲（唱）贫则贱富则贵八字所载，  
丫环乙（唱）看起来为奴人骡马投胎。  
丫环丙（唱）到香闺见东娘恭身下拜，  
丫环丁（唱）我东娘唤丫环所为何来？  
陈赛金（唱）众丫环免见礼一旁立站，东娘有言听分明：  
这几天在香闺心中烦闷，同到花园散散心。

丫环与我罗帕宝办！

丫环甲（唱）办罗帕请东娘一道前行。  
陈赛金（唱）丫环带路出府门——

〔陈赛金与丫环出门介。〕

（唱）青山绿水喜爱人。

来在花园将身进，百花开放绿叶成荫。  
站在花园把眉扬，满园花开得好正发清香。  
万紫千红葡萄架上，墙上的绿麻叶遮住太阳。  
莺歌鸟站只在太湖石上；又只见粉蝴蝶对对双双。  
丫环扶我花亭上，满园的花名报与东娘！

丫环甲（唱）尊声东娘坐花亭，  
丫环乙（唱）细听丫环报花名：  
丫环丙（唱）春来桃花灞岸红，  
丫环丁（唱）夏季荷花满池中，  
丫环甲（唱）秋逢丹桂香十里，  
丫环乙（唱）冬来腊梅伴老松。  
丫环丙（唱）满园花名报不尽，  
丫环丁（唱）请声东娘转回家门。  
陈赛金（唱）丫环女报花名报上四景，不由赛金喜在心！

先前时出门来红日照顶，抬头看半空中陡起浮云。

叫丫环办罗帕躲雨一阵，

〔二雨神上，将罗帕挑落花园。〕

陈赛金（唱）一刹时下大雨洒湿衣襟。

丫环带路回家转，转到上房换衣襟。

〔姜雄上。〕

姜 雄（引）英雄高万丈，豪杰贯斗牛！

（赋）幼习刁翎拐子，广结四海宾朋。

打劫经商客旅，见人满面春风。

（白）姜雄！自从来到王府，夜看骡马，日扫花园。昨日风狂雨大，恐怕将百花打坏，花园一走。

（唱）豪杰生来不可夸，一箭能射两朵花。

自幼在绿林当过响马，时运不济被官捉拿。

多蒙王老爷情高义大，用银子在法场买我回家。

我在他家无恩报答，夜看骡马日挑水浇花。

提足且往花园踏，园中百花倒乱如麻。

有豪杰在花园把外衣脱下，枝枝朵朵扶起百花。

左边扶起了千年矮，右边扶起了海棠花。

忙把葡萄搭上架，待我汲水去浇花。

提足便把花亭踏，那一厢是何物放起光霞？！

（白）且住！花亭之上不知是何物，霞光闪放，待我拾起观看。啊！哈呀！原来是东娘罗帕之宝失落在花园，不免拾起交还与她。且住！想我在她家为奴为仆，今天被他们敲敲，明天被他们打打，老呆在这里有什么好处？我不免将此宝藏在身边，只等有了机会，逃走了就是。

（唱）豪杰拾起无价宝，不由姜雄喜眉梢！

权且只将马房到，倘若是东娘问推说不晓。

〔姜雄下。陈赛金上。〕

陈赛金（唱）昨日花园游玩转，失落宝帕未曾眠。

急急忙忙花园进，花园未见宝和珍。

手扶栏杆上花亭，不见宝帕是何因？

急急忙忙回家转，叫声丫环有话明：

〔丫环甲（内唱）耳听东娘唤一声，不知为了何事情？（上）

丫环甲（唱）见了东娘施一礼，唤我丫环为何情？

陈赛金（唱）昨日里在花园游玩散闷，罗帕失落可找回程？

丫环甲（唱）昨日里随东娘花园进，失落罗帕我不知情。

陈赛金（唱）只见丫环不招认，不由赛金火一盆！

手执家法拷打一顿，看你招认不招认？

丫环甲（唱）叫声东娘慢动手，丫环有言听从头。

花园本是姜雄看守，叫出姜雄问根由。

陈赛金（唱）丫头一言将我提醒，叫出姜雄问分明。

丫环免跪一旁站，

丫环甲（唱）叫声姜雄到前厅。

〔姜雄上。

姜 雄（唱）忽听东娘叫得恶，该是罗帕事发了着！

到前堂见东娘把头磕，呼唤奴才却是为何？

陈赛金（唱）昨日里同丫环花园散闷，失落罗帕你可带回程？

姜 雄（唱）今天打扫花园进，不见罗帕半毫分。

陈赛金（唱）只见姜雄不招认，不由赛金火一盆！

手执家法打一顿，看你招认不招认？

姜 雄（唱）东娘不要私行吊拷，姜雄有言听根苗：

罗帕是你亲手掉，东爷回家说根苗！

陈赛金（唱）听罢一言着一惊，赛金心中暗恩忖，

姜雄权且马房进，

姜 雄（唱）冬天喝凉水点点在心！

陈赛金（唱）小姜雄转马房脸色不正，怕的是露出了罗帕真情。

权且只得上房进，只怕罗帕惹下祸根！

〔陈赛金下。

### 第三场

〔王将上。

王科举（唱）千朝百日在书房，八月十五赴科场。

乃是人家读书子，举人得中状元郎。

来在家门往里闯，叫声娘子有商量。

陈赛金（唱）自那日在花园游玩散闷，失掉罗帕无处找寻。

到客堂见老爷开言动问，我老爷不攻读所为何情？

王科举（唱）娘子妻坐客堂恭耳细听，为夫有言听分明：

今乃是大比年皇榜侥幸，我心想上京城求取功名。

叫出了我的妻非为别论，行不行去不去回答一声。

陈赛金（唱）我老爷去求名能知礼信，读书人理应该上京求名。

开言就把老爷问，但不知要何人陪你前行？

王科举（唱）我家中奴仆多得很，没有一人做事能，

只有姜雄做事稳，叫姜雄陪老爷一路前行。

陈赛金（唱）家中奴仆一大群，单单提出对头人。

老爷且把衣裳换，

王科举（唱）叫姜雄到马房各办“能行”。

〔王科举下。〕

陈赛金（唱）转面就把姜雄叫，叫声姜雄有话明，

〔姜雄上。〕

姜 雄（唱）小姜雄在马房忙涮马草，听得东娘唤一声放落钢刀，

到客堂见东娘一礼奉到，我东娘唤姜雄所为哪条？

陈赛金（唱）姜雄不知休将我问，东娘有言听分明：

老爷今日京城进，你可陪老爷上京求名。

姜 雄（唱）东娘吩咐姜雄遵命，愿陪老爷上京求名。

东娘且把后堂进——

陈赛金（唱）到马房与老爷备办“能行”。

〔陈赛金下。〕

姜 雄（唱）只见东娘后房进，我到马房办“能行”。

提足且往马房奔——

〔姜雄喂马料、洗马毕介。〕

请一声我东爷上马登程。（白）拜请老爷！

〔王科举、陈赛金上。〕

陈赛金（唱）丫环办过酒一樽，我与老爷来饯行。

此一番我老爷京城进，但愿得高科中报马回程。

王科举（唱）有劳小姐情义盛，你办美酒为我饯行。

此酒不饮天地敬，回头拜谢王门家神。

辞别小姐上马镫，我若是高得中报马回程。

〔王科举下。姜雄上。陈赛金扯住姜雄敬酒介。〕

陈赛金（唱）丫环办过酒二樽，带住姜雄有话明：

你陪老爷京城进，侍奉老爷要辛勤。

这杯薄酒不为敬，罗帕之事莫吐真情。

姜 雄（唱）主敬仆酒仆不敢饮，谢天谢地谢神明。

辞别东娘阳关路进，从今以后不上你王门。

〔姜雄下。〕

陈赛金（唱）小姜雄出门去脸色不正，不由赛金挂在心。

望不见老爷内堂进，怕只怕罗帕惹下祸根。

〔陈赛金下。〕

## 第四场

〔陶花容上。〕

陶花容（唱）卖饭女开饭店十字路上，每日里巧打扮迎接客商。

买卖客商常来常往，下至南京上至汉阳。

有几多伢苗好心愿赊帐，虽然是有钱赚昼夜奔忙。

在路边吃碗饭心不快爽，实可叹奴命薄丈夫平常。

用手儿开店门出外观望，又只见众招牌悬挂两厢。

别人招牌一街两巷，奴的招牌未出店房。

手托招牌将它挂上，招牌上四大字“安寓客商”。

挂罢招牌内店往，烧菜煮饭等候客商。

〔陶花容下。王科举、姜雄上。〕

王科举（唱）朝朝暮暮在书房，八月十五去科场。

乃是人间读书子，举人得中状元郎。

坐在马上把姜雄宣嚷，你老爷有言来细听端详：  
今日里陪老爷京城来上，一路上大小事要你承当。  
但愿得你老爷名登金榜，那时节提拔你自有荣光。

姜 雄（唱）我老爷坐马上容我诉表，姜雄有言细听根苗：  
自幼小离娘怀从师学道，十八般武艺学得高。  
九节钢鞭玩得好，单枪双锏带大刀。  
哪怕山林出猛虎，哪怕平地遇英豪。  
今日里陪老爷京城来到，一路上大小事有我代劳。  
但愿得我老爷头戴纱帽，那时节小姜雄有了下梢。

王科举（唱）好一个小姜雄听我教训，不由科举喜在心，  
起程时又只见红日照顶，走一天人马乏日已西沉。  
来此店房下“能行”，

姜 雄（唱）叫一声店主东我有话明。

〔陶花容上。〕

陶花容（唱）一轮明月洒窗外，一阵鲜风吹满怀。  
奴家不算嫦娥女，君子见我把头抬。  
到前店见客官恭身下拜！

〔姜雄苦笑，陶花容脸变。〕

卖饭女转二店拿杯茶来。

〔陶花容下，端茶复上。〕

吃了茶我就把客官动问：问客官住何所高姓大名？

王科举（唱）我家住清平府新罗县境，我姓王名科举上京求名。

陶花容（唱）听说是王老爷重把礼敬，卖饭女未出店远处相迎！

开言就把老爷动问，这厢陪伴他是何人？

王科举（唱）那厢陪伴非别个，奴仆子叫姜雄陪伴进京。

陶花容（唱）听说是小姜雄怒容满面，骂一声小姜雄细听我言：

你把我开店人当做下贱，你把我当做了下等人烟，

在店房我不看老爷金面，拷打一顿，哈哈！撵出外边！

王科举（唱）又只见女老板霎时变脸，想必是小奴才做事弄玄。

在路上我也曾好言相劝，谁叫你进店房惹事争喧！

今日里我不是上京科选，若不然将奴才皮肉来煎！  
还不带马二房转！（白）下去！

〔姜雄作鬼脸下。〕

王科举（唱）这桩事离不开科举上前。

近前来施一礼店主老板，你本是大度人海量容宽！

陶花容（唱）我这里掌灯亮老爷去睡，

〔陶花容掌灯引王科举到寝房。〕

比不得在家中妻小奉陪。

（白）老爷，读书之人，用些什么？

王科举（白）明灯暖茶。

陶花容（白）明灯桌案现有，暖茶少时送来。门里休要上闩——

王科举（白）门外休要落扣，暂时别！

陶花容（白）少刻逢！请！

〔陶花容下。〕

王科举（白）夜宿寝房，好不冷静人也！

（唱）听谯楼打罢了初更时分，想起来功名事哪得安宁！

但愿此科功名有份，不枉寒窗读《五经》。

鼓打初更店房睡醒，等只等谯楼上鼓打二更。

〔王科举下。陶花容上。〕

陶花容（唱）听谯楼打罢了二更时分，想起了王老爷睡不安宁。

昨日里王老爷店房来进，打动了卖饭女一片春心。

眼观着王老爷好个人品，到后来必定是人上之人。

我若是与老爷同床共枕，不枉为人在世尘。

翻来复去心不定，我不免送香茶老爷润心。

权且只得茶盘办，这茶盘当做了说合媒人。

来至在寝房外一声相请，请一声王老爷前来开门。

王科举（唱）听谯楼打罢了二更二点，耳听得寝房外有人开言。

莫不是今夜晚宿的黑店，该莫是小姜雄前来问安。

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叫门心不烦。

用手开门却原是老板，女老板到寝房所为那般？

陶花容（唱）王老爷初进店未曾接驾，也是我卖饭女礼义有差！

你一人睡寢房果真冷也，卖饭女送来了一盘香茶。

王科举（唱）多蒙女老板情高义盛，送来香茶本人润心。

女老板送茶科举饮，二更天接茶盏各自请安！

陶花容（唱）王老爷吃了茶叫回转，可是我心腹事未曾明言。

低下头来心盘算，我不免假意问他姻缘。

开言来我就把老爷动问，哪家小姐配合为婚？

王科举（唱）我岳父陈尚书官居极品，结发妻子陈赛金。

陶花容（唱）好一个陈小姐多有福分，千金小姐匹配举人。

我若是与老爷兰房合枕，纵死九泉也甘心！

我心想与老爷同……

王科举（白）同什么？

陶花容（唱）……同床共枕，但不知王老爷可能应承？

王科举（唱）女老板你不要风流卖要，科举有言听根芽：

起程时陈小姐叮嘱好话，为功名进京城别贪野花！

陶花容（唱）讲什么陈小姐叮咛好话，哪有个男子汉不贪野花！

劝老爷今夜晚依从我罢，一进京城帽插宫花！

王科举（唱）女老板卖风流心头烦恼，不由科举心发焦！

我本是读书人不知取巧，女老板休得要卖弄风骚！

陶花容（唱）又只见王老爷百般叫骂，骂得我卖饭女两脸羞煞！

茶盘不要回去罢，（白）呀！（唱）实是难舍美貌冤家。

二次里转寢房罗帐挂，我与你配夫妻——老爷！天凑缘分法！

王科举（唱）又只见女老板色心难忍，越讲好话越拢身。

低下头来心暗忖，我不免讲谎话哄她出门。

转面就把老板叫，科举有言听详情：

现有姜雄马房睡醒，只怕姜雄得知情。

倘若姜雄得知音信，回家去见我妻惹下祸根。

干此事必须要把姜雄打听，打听了姜雄再来成婚。

陶花容（唱）王老爷这一言把我提醒，怕的是小姜雄得知内情。